



源於奧運

奧運即使虧本也要主辦

日前東京奧組委 (Tokyo Olympic Committee) 公布第五個版本的東京奧運會及殘奧會最新的成本估算為127億美元，比第四次所公布的版本減少了17億美元，雖真實成本數字尚未確實，但現已知一定虧本，只是虧多少的問題而已。根據歷屆奧組委官方披露的數字，倫敦奧運總成本達到149.5億美元，是最昂貴的一次奧運會；假設東京奧組委這個「第五版」的數字正確，那麼是次東京奧運會就比2013年東京向國際奧委會 (IOC) 所申請的成本預算計64億美元「只是」超支1.98倍，也代表這次的東京奧運會暫時無法取代2012年的倫敦成為歷史上最貴的夏季奧運會。

自1960年以來，夏季及冬季奧運會的平均成本超支率為172%，而2012年倫敦奧運超支76%，巴西里約成本則超支352%，但說到底其實這些數字也只是看你怎樣去計算，一些主辦城市會連基建也計算上去，但一些無形收入則不計算在內，以澳門為例：澳門格蘭披治大賽車總成本支出2億，而贊助、門票等收入則只有1億多，因此計算成本虧蝕高達幾千萬，但賽車期間整個澳門城市外來旅遊收入也大約達2億元，而整個城市多了這2億元的收入卻沒有計算在內，其成本支出其實也有很大部分用在本土建設上，這是一種社會經濟循環，所以就單項大賽而計算盈利或虧蝕，就有點不夠全面了。因此為何主辦奧運會虧本的，但很多城市卻也競爭着主辦，就是因為其無形收入不可估算，如果日本奧運會不是碰上全球新冠疫情，當時日本估計

外來遊客將會為日本帶來200億美元的收入，只可惜最後事與願違。

東京奧運的情況，北京冬奧也一樣，面對疫情，後果也是虧本，公開資料暫時不多所以未能作出估計，待國際奧委會公布市場報告大家就會清楚。現時香港體育傳媒，最擔心就是如何去報道這個冬季奧運會：根據指引，上北京前21日要準備「香港健康碼」；出發前14日便要登入冬奧大會程式，申報每天體溫及指定日子檢測報告；當在香港登上專機去北京，便視作已經進入隔離氣泡內；到達後，要去什麼地方傳媒也有專車接送，連由北京去張家口賽區，也有專用高鐵穿梭兩地。在各種嚴密限制下，有關傳媒採訪運動員可能有些困難，必須去到現場才能察看工作環境可以如何部署，但今次比東京奧運好，因為有現場觀眾，相信可以拍攝到一些花絮。

現在距離2月4日開幕禮還有29日，電視台從昨天開始已經作冬季奧運宣傳，到比賽開始後，他們會把所有冬季奧運大會製作共1,800小時片段傳回香港，到時大家又可以在家邊抗疫慢慢觀賞，支持香港運動員，為他們再次打氣！



◆首鋼滑雪大跳台，是世界上第一個永久性的滑雪大跳台。 作者供圖



方寸不亂

新年「過山車」

元旦「新年快樂」之聲恭賀不絕，其實是挺悶悶的，新年何樂之有？雖說2022「易易」好意頭，但現實是一點不容易，疫情全球肆虐，有子女在外的有家歸不得；通關又被打亂，不少家庭團聚又無望；最慘的是，一間酒樓給一個違規的播毒者毀了，酒樓的員工、食客惹來無妄之災，整個社會付出沉重代價。

全球肆虐的Omicron除夕偷偷偷至，一天之內變天；對港人殺個措手不及。香港疫情「清零」半年，香港人返工返學如常，小朋友還可以有學校聖誕派對，一派太平盛景，羨煞海外親友。除夕前一天，才與朋友在銅鑼灣茶敘，除夕夜「新年快樂」短訊不絕，興致高漲之際，電視傳來「望月樓」出現感染個案，還公布十多處需強檢處所，其中一處上榜地點，竟是我和朋友前一天茶敘同樓另一間餐廳！快樂心情一下子「清零」，如坐過山車，變得憂心忡忡，或許是不同餐廳，又是不同時段，沒有接到「安心出行」呼喚。重新收拾心情，準備翌日的元旦半日遊。

元旦與老同學戶外遊，其中一位加國回港探親的老同學，分享了他早前參觀「大館」的感受。盡興回家後得知「大館」前幾天曾有感染者到訪，於是向同學查詢他參觀「大館」的日期，竟然是與感染者到訪的同一天！心情二度「過山車」衝擊……一班人相處半天，命運與共啊。幸好他回話，是在感染者到訪時段之前的早上參觀，也沒有接到「安心出行」呼喚。

新年心情兩度「過山車」，雖有驚無險，不得不面對現實回到從前。所幸的是，家裏一直不肯打針的年輕人，匆匆預約了針劑，還有不肯打針的頑固派菲傭，也願意讓傭主替她預約，可惜注射場地已有刪減，預約需要排頗長的時間。

社會上有說政府趁機「谷針」？其實不用政府「谷」，病毒殺到埋身，而且親眼目睹傳染之快，為己健康着想，打針已是沒有選擇了。



書聲蘭語

日本侵華的夢魘—故事兩則

時序的輪子已進入了2022年，距日本入侵東三省已91年了！但我們無法而且不能忘記日本在中華大地上所犯下的種種罪行，並因此而帶來揮之不去的夢魘。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台灣的社會已安定繁榮，老百姓的日子也過得腳踏實地。記得在某一個周末，我躺在沙發上看着報紙，街外人聲鼎沸，我充耳不聞，母親卻從房間衝出來說：「外面吵些什麼？你怎麼不到陽台去看看！日本鬼子打進來了！你還在看報紙？」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日本侵華的陰影還在。

之後，母親拿出兩個布包裹，打開讓我看看，一個包裹都是證件、圖章，另一個包裹都是黃金白銀。母親說：「只要聽到日本的鐵蹄就要到了，根本沒有時間去收拾細軟，就拿着這兩個包裹馬上逃亡。」我當時瞠目結舌，心裏想說：「媽媽，日本侵華已經過去了！20多年前，日本鬼子已經投降！不會再有戰爭啦！」母親是江南人，據她說，日本鬼子即將到家鄉時，家族長輩建了一道圍牆，把姑娘們都藏進牆內，並沒有受到蹂躪，而想不到這種夢魘竟然帶到台灣，繼之影響了我們下一代。

另一則故事是，有一位長輩是溥儀的帝師陳寶琛的孫子，他有一天放學回家走在北京城天橋上，看到一個日本人正在毆打一名中國小販，他當時血氣方剛，也忍了很久日本欺壓中國的怒氣，走過去把日本人的長槍搶過來，毆打這個日本軍人！這還得了！日本人要抓這個小伙子，他唯有躲進法國領事館，數天後，第一次坐飛機從北京飛到了越南

西貢市，記得他說，他吃了法國冰淇淋是他一輩子最好吃的冰淇淋，在西貢住了幾天，又被安排乘坐飛機到重慶。他告訴我，在重慶看到了大後方國民黨的生活，是腐敗的，在他15歲少年的心裏留下了印象！

日本的戰機天天轟炸重慶，重慶幾近不保，蔣介石下令遷往西康，這位長輩說，他一輩子無法忘記一批批流亡學生是如何徒步從重慶遷往西康，這一路上的情景至今記憶猶新。他說，西康是全國最美的省市，當每年的三四月間，山坡上長滿了杜鵑花，杜鵑花的顏色是一致的，這邊山坡全是紅色，那邊山坡全是白色，翻過了這座山，另一個山坡出現在眼前的全是粉紅色；浪漫的眼睛，看到了浪漫的風景，全因他有了一顆浪漫的心，西康有了他的初戀，他在西康上大學，初戀的女朋友因病去世了，他捧著她的骨灰，那是在烽火連天炮聲隆隆的戰亂時期。唯有把女朋友的骨灰，吃進肚子裏融入他的骨髓，打算隨身帶著走；1947年他輾轉流徙到了台灣。

日本侵華長達14年（1931年-1945年），對中國人民的殘害無法一一盡述，所幸，這一頁已翻了過去，但是血漬與淚痕還在！不能忘！



◆位於台灣台南有紀念慰安婦的銅像！ 作者供圖



翠袖乾坤

上世紀書信年代

採訪T叔時，他正在忙著處理堆滿桌上的信件，看到女王頭像郵票，不免引起好奇心，T叔先對我說：「都是咸豐年的讀者信了！」也就更令我好奇，縱使很想知道他在報章撰稿時讀者給他的信寫些什麼也不好問，畢竟信件是私人的秘密，作者和讀者亦無例外，T叔為了滿足我的八卦，便抽出其中兩封來說。

第一封信十分有趣，他說天下為人為物着迷的「粉絲」可不少，除了影迷歌迷馬迷郵票金幣迷，車迷中還有電車迷和巴士迷，最可愛的其中一個讀者還是他那個影印迷，有次T叔提及影印，影迷讀者便引為知己，說他就瘋狂喜歡影印，說影印可愛在能令不少他鍾愛的書畫文章起死回生，為了比較影印不同效果，他便擁有多部不同牌子的影印機，而且不厭其詳把出售不同牌子影印機公司的地址認真地詳細抄給T叔。

另一封讀者信則令T叔感動和內疚了，

震驚在不知當日何故原封未拆開，最令他不安的是讀者還在信中附有貼上回郵地址的信封，事隔多年，如今當事人怕已情隨事遷了。

原來當日那讀者看到T叔文中說了一句「讀者信如雪片飛來」，取笑自己這個南方作者讀者信稀如雪片，怎知敏感的讀者，生怕T叔因此報章即時便寫來長信，細訴讀者對作者隱蔽的感情，說她和她幾個朋友每天都在看他的專欄，只是他本人不知道而已，於是寫信來「安慰」他，同時游說其他朋友也給他寫信打氣。

讀者看了文章有感而給作者寫信，是上世紀的浪漫，千禧後網絡發達，讀者有意見，都傳到臉書或博客裏，作者沒臉書和博客，「雪片」就融化了；何況今日報章出紙以疊計，讀者有投書，報社也未必有足夠人手處理，更何況親筆寫信已隆重到有如天大事件，最近便有朋友來電渴望看到大家執筆紙上訴心聲，筆跡麼？難了，就算「新年快樂」4個字，手機上祝福罷了。



◆今時今日，還有人親筆寫信嗎？ 作者供圖



百家廊

孔子教我畫蘭花

蘭花叫我沮喪。這話說得好像不太清楚。南洋人講中文曾經被中國學者批評為「表述不明」。我再稍作解釋，這意思是蘭花這麼美，可是那些呈現在我筆下的蘭花，粗笨得我不敢認它。既不敢認它是蘭花，也不願意承認那是我的作品。

蘭花和梅竹菊並列為中國畫的「花中四君子」。學中國花鳥畫入門必從「花中四君子」始，作為邁向水墨畫之路的第一步。中國知識分子很早就喜歡以自然景物比照自己，這也是一種不斷自我激勵，提高人格修養的好方法。梅蘭竹菊以不畏嚴寒、不慕繁華、傲霜凌雪、不尚炫耀的高潔品格，成為想成為君子的文人寄寓情感品位的主要歌頌對象。

有關蘭花最早的記載可見於公元前1100至600年左右的《詩經》。在中國最古老的詩歌總集裏記錄着從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年的305首詩歌，其中《陳風·澤陂》：「彼澤之陂，有蒲與蘭。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為，中心惓惓！」「蘭」就是蘭草。網上翻譯白話是「池塘堤岸旁，蒲草蘭花多。健美好青年，高大品德好。難眠無辦法，心中總惓惓。」說的是從蘭花想到身材高大品德優良的愛人，思慕整夜難以入眠。

距離今天兩千多年歷史的詩經，把蘭花視為美好事物的代表，因此古人稱讚美好女子「蕙質蘭心」，將關係真誠純潔的朋友叫「蘭友」，以「金蘭結義」形容拜把兄弟，美好的詩文或書畫佳作稱「蘭章」，這寫在唐朝韋應物《答貢士黎逢》詩中：「蘭章忽有贈，持用慰所思」。京劇藝術大師梅蘭芳自創「53式蘭花指」，「蘭花指」在京劇的地位很高，可見傳統戲曲手勢藝術的提煉也來自蘭花的意象。

看老師隨心往左一撇，任意朝右一撇，不過三五筆蘭葉，加一兩朵蘭花，即構成一幅蘭花畫，衝進腦海的想法是，這有什麼難呢？自以為是的人開始提筆起撇，撇半天才發現，看起來簡單容易的蘭花圖，原來下筆前需把墨分出不同色調，要把水分適度調勻，再一撇一撇地左轉右折，結果坐對畫桌個小時，畫了幾百撇，沒有一片是剛中帶柔的蘭花葉，遑論那清雅秀麗的蘭花。

狂妄無知的人抽屜裏還收着幾幅蘭花，是初學時期的作品，後來，後來再也撇不蘭。偶爾在畫冊裏看到古人如趙孟頫、鄭思肖、徐渭、朱耷、石濤、鄭板橋等畫家的蘭花圖，就不甘心自己的笨拙，欣賞美國的一種驅策和激勵，決定再試，於是攤開宣紙，提筆蘸墨，調色，缺乏信心時，下筆便猶豫不決，躊躇，遲疑，最終歇息，放棄。翻開舊畫，重新觀看，蘭花之美真是在我手上給毀掉了。魯迅先生說：「悲劇就是把美好的東西毀滅了給人來看。」每天都作畫的人，老是畫梅竹菊；畫紫藤、葫蘆、葡萄、牽牛花；畫牡丹、玫瑰、芙蓉；畫荷花、芭蕉，畫魚畫鳥畫蟲畫雞等，不敢畫蘭花，實話實說，就是為了不要再製造悲劇。

其實蘭花花不大，色不艷，但外形簡潔素雅，姿態優美，它的魅力不只秀氣飄逸，最為人稱道的是它的香味。

歷史記載春秋時代，齊國管仲每次臨朝之前，都要「三薰三浴」。沐浴三次，薰香三次，表示待人的尊重和禮貌。從前的人並非天天洗澡，聽說今天有的人也不是，尤其四季國家，冬天那麼寒冷，有的人整個冬季都不洗澡也不稀奇。只有熱帶南洋人，為了待人的禮貌，早上出門工作前一定洗澡；晚上臨睡前再洗一回，這回是為了尊重自己。一天起碼洗兩回，主要是天氣炎熱。

又有一說，記在《國語·齊語》：「比管仲至，三薰（薰）、三浴之。桓公親視之於郊。」管仲回到齊國，對他十分尊重的齊桓公，用香料塗身沐浴，親自到國都外迎接他。從前沒香水，就用天然植物，三薰三浴的香草就是蕙草（蘭花）。今天

我們想要身上香噴噴，直接噴香水，但再怎麼噴，也噴不出孔子讚賞的「王者之香」。周遊列國而不見用於諸侯的孔子，自衛國回返魯國途中，路過隱秘山谷，不見人跡，只見幽蘭生於雜草中，獨自茂盛，迎風飄香。孔子喟歎：「夫蘭當為王者香，今乃獨茂，與眾草為伍，譬猶賢者不逢時，與鄙夫為倫也。」孔子自喻是美麗有香氣的蘭花，雖不被重用，卻無介懷，堅持尋找懂自己的人。如為君子不能明辨是非，那寧可懷才不遇。

聖人為「王者之香」寫了歌，以白話文節譯孔子的《幽蘭操》說：「蘭花開時遠處也可聞幽香，如無人採來佩戴身上對蘭花亦無損傷。我常年行走四方，看到嚴寒隆冬時，齊麥卻開始茂盛生長，一派生機盎然，既然齊麥不畏嚴寒，那麼不利的環境對我又有何影響呢？一個君子是能處於不良環境而保持他的志向和德行操守的呀！」孔子從精神層面確立了蘭花的君子地位，受儒家學說影響的文人畫家格外熱衷寫蘭畫，借筆墨來抒發胸中逸氣，寫蘭按字面義是寫蘭花的詩文，然而畫蘭亦被人稱「寫蘭」，因為蘭花圖畫寫的是蘭花的精神，畫家主要在表達自我思想品格的寫照，而不是拚命地畫出蘭花花形有多美。

水墨畫的蘭花已經變成一個文化符號，一個表情達意的載體，開始落筆畫蘭之前，認真花點時間了解蘭花象徵的理想人格風範是低調、內斂、自信；了解蘭花代表的是一種操守和風骨的追求，把蘭花的文化價值觀當成生活態度，猶如培養個人的人格修養一樣，不疾不徐，徐徐緩緩，從容自若寫出心中的那朵蘭花。

《孔子家語》有一句「氣如蘭兮長不改，心若蘭兮終不移」，翻譯成白話為「我的承諾和蘭花的芳香一樣長存不變，我的心和蘭花一樣忠貞不移」。

思考很長一段時間，決定明天開始重新提筆「寫蘭」。



獨家風景

跨年思想派對

新年派對，參加不少，難得一年一度，新知故友齊來歡聚，唱歌跳舞，把酒言歡，是一種放鬆兼蓄能的活動，也是信息交換、情感交流的場所。近年，人人都可當意見領袖，更盛行各種名目的高峰論壇，但島城太小，來來去去都是同一批當時得令的講者，難免有沉悶之感。

剛過去的除夕晚，《亞洲週刊》老總邱立本突發奇想，將輕鬆的派對和嚴肅的論壇結合，加上「跨年」噱頭，搞了一個他笑稱要註冊為「專利」的「跨年思想派對」，吸引文化界和學界老中青三代人出席。

作為針對全球華人的時事周刊，該刊30多年來累積不少人氣和名氣，也凝聚了不少學人、聞人和名人，輕易地邀請到兩岸三地專家和學者演講，因應疫情，兩岸講者以視頻發言。

兩位內地學者緊跟人們關注的議題——重慶西南大學中國鄉村建設學院執行院長溫鐵軍是三農問題專家，他主要談中國在脫貧攻堅方面的歷史經驗，而北京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汪暉則講中國如何應對這場規模前所未見的新冠疫情。這些經驗都可以跟國際社會分享、交流。

台灣方面的講者分量不輕，包括台灣地區前領導人馬英九、陸委會前主任蘇起、台大政治系教授張亞

中，以及現任恆生大學社會學系主任的前領導人辦公室副秘書長高朗。4位講者顯然是「統派」，他們最關心的也是兩岸關係，批評蔡英文的「去中國化」政策，對台灣政局表示擔憂。

大家都深明，和平是世界最重要的課題，但依目前走向，兩岸要回暖，似不太可能。因為美國戰略態勢已改變，以一切力量阻止中國崛起，如何喚醒台灣人認清現實，是島內中國人需要思考的。兩岸學者對形勢的宏觀分析和獨到見解，助人增長見識，但身在香港的我們最關心的還是家園。「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總監方舟以簡報投影形式，試圖通過比較在歷史背景和文化相近的新加坡模式，來為香港今日的發展瓶頸以及社會問題尋找解決方案，觀點不算新鮮，但那一系列數據卻頗有參考價值。

久違了的民政事務局前局長何志平偕夫人胡慧中的出現令人眼前一亮，並贏得一陣掌聲。這位曾在美國繫獄的眼科名醫較之前瘦了，精神狀態卻不錯。他除了分享擔任局長期間的工作，也對香港如何再出發抒發己見。這位名醫拉得一手小提琴，即場獻藝，當他拉起勵志之歌《獅子山下》時，台下眾人情不自禁地齊聲和唱，並在格魯克的《奧菲斯的旋律》之後，迎來新的一年。



◆何志平在現場拉小提琴。（作者攝影）



琴台客聚

舊物是好物

因為長年一個人住的緣故，已經很久沒有在家裏煲過湯。元旦假期幾位好友來訪，便找出櫥櫃裏的湯煲，煲了滿滿一煲菌菇湯。

湯煲是普通的砂煲，算起來頗有一些年份了，與廚房裏所有的「砂煲鑼鏟」放在一起，唯一顯眼的是它的身體被多年的煙火熏得發黑，底部裹着一層厚厚的鍋灰。從前有的朋友來家看不過眼，恨不得買了清潔劑送我，請我把發黑的煲底清洗乾淨，然而都被我毫不客氣地拒絕了。我對黑色的煲底是有着難解的情結的。

小的時候很怕過冬天，又喜歡冬天，因為怕冬天的冷，但又喜歡冬天的美食。學校外面經營了許久的大排檔，到了冬天就會在門口擺上幾排鐵架子，架子上整齊地放滿炭火煮着的砂煲，有的砂煲裏煲着湯，有的砂煲裏熱着香噴噴的臘味飯。在寒氣襲人的街頭，砂煲們無一例外地被炭火熏得渾身發黑，煲口卻

都熱騰騰地冒着白氣……直至成年，紅色的炭火、黑色的煲底、白色的熱氣，都成了我的記憶裏充滿着溫暖的煙火氣。

我喜歡留着砂煲和鐵鍋們的鍋灰不洗，大抵就是從小時候的冬天開始的。偶爾去一些朋友家，看到他們的廚房裏被擦得亮得過亮的鍋底，那些「bling bling」地掛在中島枱上的鍋碗瓢盆，便覺得不是在家裏的廚房，倒像是在逛廚具店一般。去年搬到新屋之後，我除了在屋裏用紅磚做了兩面牆的書櫃，又把剩下的磚拿去花園鋪了小路，砌了花池。一年過去，屋裏的書櫃依舊保持着它原本的紅，屋外的紅磚卻由於常被風吹日曬雨淋，有的起了斑駁的白霜，有的長了厚厚的青苔，顏色都暗沉下來，花池邊的那些竟還在磚面生出了幾叢細細碎碎的蕨草，沒有專門去打掃，紅磚們在短暫的時光裏迅速地給自己刻上了歲月的痕跡，也給了我一份意外的驚喜。

鄰居們相互串門的時候常常會評價對方裝修的風格，而對我家大抵是最無法定義的，因為一個在大多數人眼裏好端端地意味着「高級」的別墅，生生地被我住成除了植物茂盛鮮亮之外，處處斑駁、諸色暗淡的舊屋，除卻屋子的顏色老舊，屋裏的物品、陳設皆是「與時俱退」，以至於來參觀的新朋友驚訝地說：這簡直和我小時候住的房子一樣呀。

喝菌菇湯的時候把砂煲搬到桌子上盛湯，身上不小心蹭了鍋灰，忽地想起來鍋灰也有個很詩意的名字，叫「百草霜」，在中藥裏，黑糊糊的鍋灰既可治療小兒積食，亦可以止血，能治療咯血、吐血、便血等等，還可以用作種植的肥料，若是在戰亂年代，美麗的女孩子用鍋灰往臉上一抹，還能起到退敵的作用……

黑糊糊的「百草霜」歷經了歲月的積累才能治病，能救命，能滋養土地，我便也對自己的「舊屋」釋然。能夠保持自己的本心，讓自己身邊的事物回歸本源，在簡單和樸素中尋到本質的高貴，令自己活得平靜、心安，足矣。